

國際舞台上的香港藝術

2015年是藝術發展局成立20周年。「二十弱冠」對朝氣蓬勃的年輕人而言是表現慾滿且好奇心四溢的年紀；同樣地，作為一間致力於推動香港藝術向前走的機構，20歲的藝發局也渴望能向外界更多地展示本地藝術家多年來所積攢的優秀作品。於是，去年藝發局邁出了具里程碑意義的一大步，即首次帶領本地藝團及獨立的藝術工作者前往韓國參與首爾表演藝術博覽會。韓國之行「首戰告捷」後，藝發局今年將再度攜各界藝術家由香港出發，飛赴德、澳、韓三國，參加杜塞爾多夫國際舞蹈博覽會、光州雙年展及澳亞藝術節，希望可以藉展覽演出與文化交流，在國際舞台上充分展現香港藝術的魅力。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偉



女子獨立樂隊「雞蛋蒸肉餅」。



陳凱的作品《直線II》。



城市當代舞蹈團將演出由著名編舞家桑吉加編創的《那一年·這一天》。 Isamu Murai 攝



本地編舞陳凱。 趙偉攝



城市當代舞蹈團創辦人、香港著名舞蹈家及編舞家曹誠淵。 趙偉攝



藝發局渴望能向外界更多地展示本地藝術家多年來所積攢的優秀作品。

德國杜塞爾多夫國際舞蹈博覽會可以說是一座專為國際當代舞蹈家互相切磋交流而搭建的大橋。該博覽會每兩年舉辦一次，上一屆吸引近50個國家或地區的专业舞者參與舞蹈展覽、講座或形式多樣的表演項目。而各地舞團之所以接踵而至，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杜塞爾多夫國際舞蹈博覽會為參與者提供最專業的觀眾，如節目買手、演藝經理人和藝術節總監等。藝術家們不但可以在同行面前一顯身手，以「藝」會友；同時還能在演出示範之餘自我推銷，為舞團或個人開拓新的展演平台。今年，從680份申請書中脫穎而出的六位本地年輕編舞將攜其作品於本月底趕赴德國，與英國著名編舞家Wayne McGregor所創建的舞蹈團Company Wayne McGregor及以色列舞團Vertigo Dance Company等約六百個藝術團體共同亮相德國。

《從頭開始》窺視舞者內心

今年獲邀參加德國杜塞爾多夫國際舞蹈博覽會的六名編舞中，馮樂恆、陳凱與楊浩三人將分別在8月31日至9月2日夜間進行舞台演出；而黃靜婷、林俊浩和曹德寶則將在9月1日或9月2日下午負責示範展覽。據介紹，馮樂恆即將在德國呈現的舞蹈《從頭開始》取材於編舞和舞者合作時互相角力的過程。編舞為了找尋靈感，通常會在排練時向演員提出一些「怪異」的要求，比如一人扮演超人，而另一人則要演出「超人身後披風」神韻。每當編舞發出這種「非同尋常」的指令，舞者總感到不可思議，有時甚至會產生抗拒情緒。而上述排舞中的內心戲卻在《從頭開始》中被赤裸裸地曝光了——舞者現場表演的同時，其心中的獨白被轉化為文字，以字幕的方式穿插在舞蹈之中。值得一提的是，為令外國觀眾也能一窺舞者的內心世界，原作品中的港式對白已調整為英文。

如果說《從頭開始》是一種袒露心聲式的表演，那麼陳凱的作品《直線II》則顯得含蓄而神秘，甚至讓人聯想到某些古老祭典中所採用的儀式。然而編舞陳凱卻告訴記者，《直線II》中的舞蹈動作其實是線性肢體語言與京劇中傳統棍術的結合。一組長約兩米的木棍隨着舞者的姿勢變化，在空中排列出各種平面的組合，再突破平面營造出立體的視覺效果。在陳凱眼中，看似複雜的

動作均可被拆解為直線、旋轉、翻捲等類型，《直線II》顧名思義是一系列直線動作的疊加。由於近年來陳凱一直在積極研究如何用當代語言詮釋傳統藝術，所以在《直線II》中，他把棍術從戲曲角色中解構出來作為動作的延伸，他說：「挑花車、提槍花、大刀花，這些『花』在京劇中一定會結合人物性格和故事來展示，比如說將軍舞的就是大刀花。但我想從現代舞的角度來看這些技術。」相對於劇創作時的熱誠，談及對博覽會的期望，陳凱則顯得比較淡然，他表示自己能保證的就是做好表演，至於是否能吸引到藝術節總監或節目買手，則一切隨「眼緣」。

藝文交流在韓澳

炎熱夏日過後，藝發局將在九月中旬推出走向國際的「第二小分隊」，該梯隊成員包括城市當代舞蹈團、本地藝術家伍詔勁，以及黃靖、Jabin Law、雞蛋蒸肉餅、SIU2等獨立樂隊與獨立音樂人，他們將在澳亞藝術節期間向當地民眾展示香港當代藝術最富動感的一面。澳亞藝術節是澳洲重要的國際藝術節之一，自2007年起開始舉辦，近十年來為澳洲觀眾送上了大量個性鮮明的亞洲當代藝術作品。據城市當代舞蹈團(CCDC)創辦人及藝術總監曹誠淵透露，CCDC即將在南澳上演的舞蹈作品《那一年·這一天》，在香港排練時已被澳亞藝術節的總監「相中」。《那一年·這一天》的編創人是藏族編舞家桑吉加，他向來擅長於用激烈澎湃的韻律搭載流麗的肢體語彙，不過該作品中最能撩動觀眾情緒的部分反而是與舞蹈重疊共融的多媒體即時投影。

「其實這支舞想討論的主題是記憶。我們腦海中的回憶，往往和現實存在微妙的差異。舞蹈進行當中，多媒體會投影出由不同角度拍攝的現場演出，就像是一場影像和舞蹈之間的對話。和記憶一樣，如果某一天回想過去，會有很多的感受和思

考。」曹誠淵解說道。出乎意料的是，當記者問及曹誠淵、澳亞藝術節第一時間拍板決定邀CCDC赴澳，是否基於「那一年·這一天」中所展現的多元文化元素，他卻說：「舞蹈作品只能代表編舞個人，現在這個流動的世界裡，不再可能有人是純粹的香港人或藏族人，除非你不上網，不然一定會受外界影響。所以我們每個人其實是越來越相似，但在相似之間又能看出不同人的個性。交流深化的時候，我們會慢慢發現，所結識的是一個人，而不是哪個地域的人，地域標籤會漸漸淡化。」雖然在曹誠淵心目中舞蹈作品應被視為編舞和舞團的個性創作來欣賞，但伍詔勁卻努力透過其媒體藝術《光之紀錄》來展示香港這座城市的特色。伍詔勁認為「光」是香港夜間的一道獨特景觀，不同光線的組合猶如一齣即興表演，就連小小的閃光燈都圍住了不少珍貴的回憶，所以他特意打造了一件結合數碼科技的跨媒體作品，嘗試捕捉光影間細膩的詩意。

除杜塞爾多夫國際舞蹈博覽會與澳亞藝術節外，今年藝發局亦會支持本地視覺藝術家尹麗娟參與光州雙年展。每兩年一度的光州雙年展是目前世界視覺藝術舞台上最重要的雙年展之一。儘管離開展覽還有兩個月的時間，但一直潛心於陶藝製作的尹麗娟七月已抵達光州，在韓國青瓷大師的工作室內創作兼學習，進入八月後她將會展開佈展工作。尹麗娟表示，她正在創作的這件作品完成後將位列藝術生涯中體積與工藝複雜程度的名單之榜首。而來自各地的視覺藝術工作者除了會在九月至十一月期間各自舉辦展覽，還將參與論壇、聚會和學術研討會，探討視覺藝術文化的相關議題。藝發局主席王英偉表示，未來藝發局會繼續支持本地藝術家，並帶領代表團向世界各地展示香港多元蓬勃的藝術，他笑言：「歐洲、澳洲、亞洲，下次可能要輪到非洲或美洲了。」



《光之紀錄》伍詔勁個人展覽。

東西

文：余綺平

如果我們忘記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集中營倖存者、著名作家和政治活動家威塞爾(Elie Wiesel)上月逝世，享年八十七歲。他生前曾經說過，納粹德軍殺害了六百萬名歐洲猶太人，上天卻安排他逃離魔掌倖存下來，必有原因：「我活着就是要為那些沉默的死者發聲，將這段悲慘的歷史寫下來。」「如果我們忘記，我們就是罪人，等同幫兇。」威塞爾說。

威塞爾一共寫了五十七本書，以小說和回憶錄為主，其中以他在二十七歲時寫的第一本書《夜》(Night)最稱著。此書目前全球銷量超過一千萬本，已被翻譯成三十多種語言。《紐約時報》評論《夜》內容意義重大，催人熱淚。威塞爾一九二八年出生在羅馬尼亞的東歐猶太人聚居地特蘭西瓦尼亞(Transylvania)，父親任職售貨員。威塞爾從小學習猶太人用的希伯來文和意第緒語，一九四四年納粹德軍佔他居住的城鎮，將全部猶太人，包括威塞爾一家六口(父母和三姐妹)押往奧斯維辛集中營。不久，他親眼目睹母親和妹妹被推進毒氣室，屍體被扔進焚屍爐。「我永

遠也不會忘記，那一個剝奪我生存慾望的沉寂黑夜。」他在《夜》一書裡寫道。

當年威塞爾只有十六歲，但他詭稱十八歲，可以獲派工作，不會被送進焚屍爐。《夜》書裡，他很詳盡地描寫了這段日子。「我的整個一生變成了漫漫長夜，被七層夜幕嚴嚴著的長夜。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些煙雲，那些孩子們的小臉，他們的軀體在沉寂的蒼穹下，化作一縷青煙。」威塞爾回憶，集中營的空中滿佈濃煙，聞到燒焦的屍臭味，連吃進口裡的稀粥都是臭味。後來，他和父親被轉押至布痕瓦爾德集中營。在那裡，他目睹父親遭德軍活活鞭打致死。他憶述：「自此我變得感情麻木，不再流淚。」

一九四五年美軍解放集中營，威塞爾被送往巴黎學法語。索邦大學畢業後，曾經做過記者，但他從沒想過將自己的經歷寫下來。「事隔十年了，那些慘遭滅族屠殺的倖存者，對納粹黨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



威塞爾說：「如果忘記，就是罪人。」

閉口不提、隻字不寫。這段歷史像凍僵了的死寂，像完全沒有發生過。」他說。威塞爾後來在法國大作家莫里亞克(Francois Mauriac)的鼓勵和幫助下，一九五五年有意第緒文寫下一篇篇簡短的集中營回憶錄。三年後出版了《夜》書法文版，一九六零年《夜》被翻譯成英文，威塞爾亦移居到美國。《夜》與《安妮日記》兩書被視為關於納粹大屠殺的最具代表性文學作品，一九八六年威塞爾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嘉許他一直努力為反種族、反暴力和反仇恨而發聲。威塞爾強調：「愛的相反並非恨，而是漠不關心。」「所以如果我們忘記，我們就是罪人，等同幫兇。」他終其一生為那些無法再發聲的人伸冤。

「漢語橋」決賽 海外生熱唱中國神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進 湖南報導)第十五屆「漢語橋」世界大學生中文比賽決賽第三場日前在長沙開考。選手們在場上一言不合就唱起《最炫民族風》、《我的滑板鞋》等中國神曲，瞬間點燃現場火熱氣氛。



《漢語橋》錄製現場。 本報湖南傳真

在「我是漢語王」環節，深受中國廣場舞大媽歡迎的鳳凰傳奇神曲成為今年的考題，考場瞬間變成了中國神曲對歌會，《最炫民族風》、《我的滑板鞋》和《瀏陽河》等神曲被外國選手唱起來竟然也有不一樣的味道。今年的考題還有在上世紀90年代的中國經常能聽到的叫賣吆喝，古裝劇中經常出現的台詞，甚至中國獨有的春運也被搬到今年「漢語橋」的舞台上。

在「中外對對碰」漢字麻雀環節，來自加拿大的數學系霸安德烈從數學概率的角度向隊友傳授怎樣出牌才能最快胡牌的技巧，「漢字麻雀一共有108張牌，除去白板牌、停戰牌和換位牌，剩下105個漢字可以有一萬多種組合，但是能組成詞的組合大概只有百分之一。而在這些字中，《子》和《來》是最容易組成詞，《左》和《右》是最難組

成詞的，所以看見『左』和『右』一定要先打出去。」

當日十大直播平台主播探班「漢語橋」錄製現場，對舞美、選手、主持人等進行360°全景直播。來自英國的文傑然在直播面前提起京劇《智取威虎山》的「打虎上山」選段，網友們直呼：「當歪果仁遇上京劇，這很京劇！」一口播音腔的大偉在鏡頭前秀起中國方言，而他的夢想更令現場的主播不斷歡呼，「我現在在申請中國傳媒大學，有機會的話想進入中央電視台或者新華社當主播。」面對今年全「中國通」陣容的30強選手衝關，主持人李銳感歎道：「十年前感覺身邊有外國人能說『你好』、『謝謝』都很驚訝，現在外國人說漢語越來越流利，讓我們主持人都有點自愧不如，很多知識中國人都不知道，我都好奇他們是怎麼就學會了。」